

敦煌讲座书系

敦煌文学总论



伏俊琰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伏俊琰 著

敦煌文学总论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文学总论 / 伏俊琰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 12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93-4

I. ①敦… II. ①伏… III. ①敦煌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342号



出版人: 吉西平

策 划: 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金海峰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文学总论

伏俊琰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2.75 插页 4 字数 439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2393-4 定价: 65.00 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目 录



第一章 敦煌文学概说	1
第一节 敦煌文学的概念及其特点	3
第二节 敦煌文学的分类	6
第三节 敦煌文学与仪式	13
第二章 敦煌文学的历史演进	17
第一节 敦煌文学的上源	19
第二节 北朝时期的敦煌文学	29
第三节 唐前期的敦煌文学	35
第四节 吐蕃攻占时期的敦煌文学	41
第五节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学	52
第三章 敦煌文学的作者队伍	59
第一节 敦煌文学作者队伍的构成	61
第二节 敦煌文学本地作者	64

第四章 敦煌的经典文学	81
第一节 敦煌《诗经》写卷及其价值	83
第二节 敦煌《文选》写卷与李善《文选》注的体例	103
第三节 敦煌其他经典文学写本	118
第五章 敦煌的唐诗	127
第一节 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	129
第二节 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代文人佚诗	148
第三节 敦煌文人诗歌的传播与应用	166
第六章 敦煌的白话诗	183
第一节 王梵志诗	185
第二节 敦煌佛徒道众的声音：释道诗歌	217
第三节 普通民众的心语：敦煌的民间诗歌	234
第七章 敦煌歌辞	245
第一节 敦煌歌辞写卷形貌概述	247
第二节 敦煌歌辞传抄原因及功用	256
第三节 敦煌歌辞的特殊句式及校勘	264
第八章 敦煌的俗赋	279
第一节 敦煌俗赋的类型及范围	281
第二节 敦煌俗赋的作者及抄本时代	294
第三节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318

第九章 敦煌的小说	331
第一节 敦煌遗书中的小说	333
第二节 敦煌小说研究一百年	341
第三节 敦煌小说叙录	364
第十章 敦煌讲经文和变文	405
第一节 变文的广义与狭义	407
第二节 从“俗讲”到“转变”	412
第三节 从“讲经文”到“变文”	425
第四节 上古时期的看图讲诵与变文的源头	438
第十一章 敦煌婚仪文学	459
第一节 敦煌婚仪文学的内涵	461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婚仪及其诗文的运用场合 之比较	468
第三节 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婚仪文学的异同	477
结语：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497
参考文献	507
后记	515



第一章 敦煌文学概说

学术界对敦煌文学的定义，已经有多种。本书在全面审视敦煌遗书中的“文学”问题之后，提出了不同的说法：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这些作品赖以生产的活动和仪式，以及这些作品和活动中体现的思想观念。而敦煌文学有着与正统文学不同的传播形式，这就是讲诵、演唱、传抄，这种传播方式也反映在抄本中。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本书提出了仪式文学的概念。在敦煌文学的分类方面，本书也强调这种仪式性。

第一节

敦煌文学的概念及其特点

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文学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学也一样，所以要从内涵和外延上给它划分一个明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本书所说的敦煌文学作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二是敦煌遗书中保存并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三是指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如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等。本书重点论述的是敦煌遗书中仅有的文学作品，也涉及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至于那些具有文学性的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间或讨论，但不作系统的探索和论述。讨论的方式，既涉及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又探讨这些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存在状态、传播形式，以及这些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及其与敦煌民众生活的关联。敦煌文学中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是很少的，诸多民俗活动和宗教活动中总是伴随着相类似的文学生产、文学生成、文学传播，所以这类活动也是广义上的文学活动。至于敦煌的文学思想，由于这是一个自为自然的文学生态，尚缺乏自觉的文学思想，本书只能主要挖掘敦煌文学展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

独立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达 180 多年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必须要明确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和相关史料，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自觉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研究敦煌文学，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的敦煌民众来说，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的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及部分唐代诗人的作品，以及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学，但它们是不是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还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敦煌民众心中的文学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一部分，敦煌民众并不把文学作为案头欣赏的东西看待。所以，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学的哺育者，是敦煌民众学习文学、创造文学的样板，其本身并不是他们心中的文学。然而，这当中还有一种情况要区

分。从中原传来的文人文学，当敦煌人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生活的各种仪式中的时候，敦煌民众已赋予他们另一种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经变成敦煌文学了。敦煌文学写卷中有诸多民间歌赋和文人作品混淆杂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敦煌文学最典型的特点是：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以集体仪式创作为其创作特征，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而在我们看来随意性很大的“杂选”的抄本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仪式文学的意义。

第二节

敦煌文学的分类

文学的口耳相传主要通过各种仪式进行。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表现形式。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劳动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高度凝练的礼仪，是人类告别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所以，仪式是文化的贮存器，是文化（文学）产生的模式，也是文化（文学）存在的模式。从文学角度看，仪式的一次展演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事件”。敦煌民间仪式，大致可分为世俗仪式和宗教仪式。世俗仪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碑仪式，如冠礼、婚礼、丧礼等；岁时礼俗仪式，如辞旧迎新的驱傩仪式、元日敬亲仪式、三月三日楔洁仪式、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仪式、腊祭仪式；还包括其他仪式，如各种祭祖仪式、求神祈福仪式、民间娱乐仪式等。民间宗教仪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仪式，如俗讲仪式、转变仪式、化缘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唱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唱诵的内容，除了少量的佛经、道经外，大都是民间歌诀。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对敦煌文学作了如下分类。

一、敦煌写卷中的唐前经典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

敦煌写卷中的唐前经典文学主要有《诗经》、《文选》、《玉台新

咏》、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以及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等。敦煌出土的《诗经》有30个卷号。这些写卷，皆为毛诗本，大多数为故训传，也有白文传、孔氏正义、诗音。抄写的时间，自六朝至唐代。综合序次，《诗》之《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皆可从中窥其一斑。抄写的诗篇达218首，以之对校今本，其胜义甚多。或能发古义之沉潜，或能正今本之讹脱，片玉零珠，弥足珍贵。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来《诗》学的大概情况，并考究六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原有形式^①。

敦煌遗书中的《文选》写卷现在所能看到的有29种，包括白文无注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音注本等。写本涉及的作品有赋7篇，文85篇（包括48首《演连珠》），诗18首。虽然与《文选》收录513篇的总数相比，仅占21.4%，但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从抄写时间看，有陈隋间写本，有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的写本，白文无注本可反映萧统三十卷本的原貌；李善注本的抄写时间距李善《文选注》成书不久，最能反映李善注的本来面目；佚名注本大部分为李善注之前的《文选注》，在《文选》的研究史上，弥足珍贵。

敦煌本《玉台新咏》虽然只有一个写卷（P.2503），保存了张华、潘岳等的10首诗。但作为唐人写本，比今传《玉台新咏》的最早刻本要早数百年，其文献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著作。S.5478《文心雕龙》写本是敦煌抄本中为数不多的蝴蝶装残卷，共22页，44面，起《原道篇》赞“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讫“谐隐第十五”篇题，抄写者为唐玄宗以后不久的人，用章草书写，笔势遒劲。著名学者赵万里、杨明照、铃木虎雄、饶宗颐、潘重规、郭晋稀等都曾对

^① 伏俊琰《敦煌诗经残卷及其文献价值》，《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唐写本进行过研究。日本学者户田浩晓在《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一文中说：“敦煌残卷有六善：一曰可纠形似之讹，二曰可改音近之误，三曰可正语序之倒错，四曰可补脱文，五曰可去衍文，六曰可订正记事内容。”^①

这些经典文学，被敦煌人民传阅珍藏了数百年，其养育敦煌本土文学之功不可磨灭。

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文人的创作。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量甚多的唐人诗文^②。《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收录的敦煌文近600篇，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收录的唐人诗包括残句合计为1925首（不包括王梵志诗、应用性的民间歌诀、曲子词及民间俗曲、作为散文之一部分的诗歌、诗体宗教经典以及宗教经典中的诗歌作品、宗教赞颂作品）、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收录敦煌出土的俗诗、歌诀、曲子词、诗偈、颂赞等4501首。这些作品集中有相当多的是文人创作的典雅作品，它们是哺育敦煌文学的源泉之一。

敦煌遗书的散文类作品大部分为传世文献所不载，而以与民间仪式、宗教仪式相关的应用文居多，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典雅文学。敦煌遗书中的文人典雅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见于《全唐诗》及其他著作的传世诗歌，一类是历代不见记载而独赖敦煌遗书保存的佚诗。前一类

^① 户田浩晓《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立正大学教养部纪要》第2辑，1968年。

^②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王重民《补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张锡厚《全敦煌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伏俊珏《敦煌赋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锡厚《敦煌赋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诗，如刘希夷诗、李白诗、王昌龄诗、孟浩然诗、白居易诗等，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订的重要意义。黄永武著有《敦煌的唐诗》和《敦煌的唐诗续编》，集中讨论今存诗篇的文学文献价值。其文献考证与辞章辨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诗歌的文献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后一类诗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对我们全面了解唐诗的繁荣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比如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238句，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恢宏的结构、满腔的激情，借秦妇之口，生动地描写了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的情形，以及给唐王朝的沉重打击。这首散佚千年的著名诗篇，借敦煌石室而得以重见天日，真是文学史上的大幸事。

二、敦煌民俗仪式文学

敦煌的民俗形式多种多样，伴随各种民俗仪式，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昌盛、多姿多彩的风貌。婚礼是人生最重要的典礼，敦煌文献中的婚礼文学比较多。《崔氏夫人训女文》是新娘上马前母亲送别女儿时讲诵的训导文，叮咛女儿嫁到婆家后要做事谨慎勤快，孝敬公婆。全文32句，用敦煌文学中常见的七言形式的词文写成，是从先秦“成相体”发展而来的讲诵体作品。而《下女夫词》则是婚礼场合的吉庆祝颂词，其表达方式是伴郎、伴娘和傧相人员口诵对答。敦煌文学中还有不少的“祝愿新郎新娘文”，这些《咒（祝）愿文》或者在婚礼上朗诵，或者在其他喜庆宴会上朗诵。内容主要是盛赞主人的德才品貌，祝愿将来生活的美满。这类婚仪歌，有时以曲子词的形式讲唱。

驱傩是一种逐疫驱鬼仪式，商周时期就有记载了。到了汉代，傩仪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隆重的活动，张衡《东京赋》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后汉书·礼仪志》还记载了传承已久的驱傩词，汉末王延寿的《梦赋》就是根据傩词写成的。敦煌遗书中保留下来为数不少的唐宋时期的傩词，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驱傩情形。敦煌驱傩词内容非常丰富，除